

憶往兼賀壽

165

——賀張趙蘭花女士百歲華誕

杜泰生



第一次見到張伯母在四十六年前。

時間：民國五十年六月二十七日，晚上六點半。

地點：中華路的中華商場『真北平』。

那時我還未滿二十，跟紹鐸同歲。依今年往前推算，張伯母應該是五十四歲。

我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？因為我找到了當年的日記本，這也是留存到現在唯一的一本日記本，紀錄的剛好是民國五十年。

那天的日記，我是這樣寫的：

—————（上略）。

今天考最後兩科：英文跟英文閱讀，考得勉強合自己的「希望」：及格邊緣。（很可能補考，搞不好重修。）

考完了，不管他了。

晚上到紹鐸的『真北平』，吃個痛快吧！一進『真北平』的大門，左手櫃檯裡，看到一位身著唐衫、後腦梳著一絲不亂的髮髻的中年婦人，對我們這群如蝗蟲過境的「吃客」，展開熱烈的歡迎。旁邊站著一位高大魁梧的中老年男士，同樣熱情歡迎我們，原來他是紹鐸的父親。蠻威嚴的。

我們這些餓鬼，吃得真過癮。餐中，張伯母來了好幾次，問我們要吃什麼？客氣說招待不周，她那一口河南口音，還真有點不好懂，但感覺出她的熱忱跟親切。

（下略）—————。

我跟紹鐸同校不同系（他二年級轉系），但他對人真誠實在，跟我相處不錯。那時他可以說是「公子」一個：家有頗富盛名的『真北平』餐館、有私家汽車（當年有車的人鳳毛麟角），但他沒有一絲公子哥兒的氣息。後來見到張伯伯跟張伯母，我才了解到，他們對紹鐸的影響是多麼深，

因為他兩老就是平易近人、真誠對人的長者。

這之後，直到畢業，幾乎每年都會到『真北平』來一次「聚餐」，對我們來自中南部離家念書的學生來說，真是一件大事！尤其每次看到的張伯母，都是笑臉迎人、親切問候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真正認識張伯母，是民國六十一年，我因紹鐸的迎介，一頭栽進『舞臺劇』之後。



東吳大學畢業
左起：杜泰生、父 杜鼎、母 杜方國琳
右：張紹鐸

跟紹鐸合作的舞臺劇《虎父虎子》、《吾國吾家》、《斯土斯民》等是依紹鐸父親張體安將軍改編的。當時推出公演，很引起一陣狂熱。

記得演出時，我都會看到紹鐸雙親，坐在臺下作一位忠實的觀眾，尤其當張伯伯過世之後，只要紹鐸有戲演出，都會看到張伯母很早就到『藝術館』（我跟紹鐸合作的舞臺劇幾乎都在『藝術館』

演出），靜坐在第一排中間靠走道的位置，身旁放著紹鐸要用的物品。當我過去跟她打招呼的時候，她都很客氣地跟我聊一陣子，她握著我的手，親切地問我好不好？父母、妻兒好不好？並一再地謝謝我。其實，我真不知該謝我什麼？我跟紹鐸合作（我導他演），都是為了興趣、愛好，各取所需，根本不必客氣的。但張伯母的感謝，是那麼地「真」、「實」、「誠」，那麼地自然、合宜，總讓我感到溫馨、舒坦、窩心。

這更讓我感覺到，她是一個好母親。如此堅定、長遠地支持兒子喜歡的「興趣」。我看到了母性光輝的一面。

有時，我有事前往景美張府，張伯母不但跟我聊家常，還準備點心、切水果、留我吃飯——。總之，她依舊噓寒問暖，平易近人。



下圖左 1: 張紹鐸 右 1: 杜泰生



(民國 107 年)張紹鈞(左五)與張紹鐸(右四)母親張趙蘭花女士 110 歲高壽，張家子孫齊聚為張老夫人賀壽。

驚訝的是，她記憶力特好，過去的事，她都記得很清楚，能清楚地侃侃而談。

我更敬佩的是，紹鐸兄弟因要上課或有事，無法辦事時，她會自己單獨靠著一支拐杖、冒著寒暑、坐公車，

外出辦事，都能辦妥。對一位七、八十的老婦人來說，可不是件簡單的事，但張伯母卻應付自如，真不簡單！

最近幾年，我跟紹鐸雖然居處不遠（我住信義區，他住景美，都屬台北市），大家又都有電話、手機，也許大家忙，也許年歲漸老，心也老了，彼此很少聯絡，更不要說見面了。連帶的，也鮮少跟張伯母見面了。

民國 95 年，小兒信弘結婚，心想紹鐸八成人是在大陸，不太可能出席，但近五十年的同學老友情誼，不通知似也不當，就寄了喜貼。

沒想到張伯母在紹鈞弟的陪同下出席婚宴，令我既驚又喜，當時一點也看不出，她老人家已是九八高齡了。想起當時沒有好好招待，真是罪過。

得知張伯母即將百歲華誕，紹鐸要出書，以為祝賀。我是如論如何要寫點東西，只是自知才疏學淺，文筆不佳，只得隨意塗鴉。但衷心恭賀張伯母華誕快樂。

最後，祝張伯母華誕快樂，萬壽無疆。

寫在民國 96 年 11 月 24 日晚